イ 4
1555
73

第十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開雕

第十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開雕

門 イ4 1555 卷 73

長塘鮑氏開雕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集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集

續孟子 二卷

伸蒙子 三卷

麟角集 一卷

蘭亭考 十二卷 附羣公帖跋 一卷

蘭亭續考 二卷

石刻鋪敘 二卷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一卷 附江西詩派小序 一卷

萬柳溪邊舊話 一卷

續孟子

續孟子序

自文中子有續經書唐水部郎林慎思亦有續孟子然續經竟無傳者郊時之責而續孟今行於世者有名孫元復焉七篇之書先儒謂最有功於聖門而溫國文正公乃作疑孟至謂瞽瞍殺人非孟子之言韓昌黎固嘗謂軻之書非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程子遂以瞽象之事乃萬章傳聞之誤耳續孟之作又豈非以阮逸所謂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今觀 水部公出其仁義之言

而善於敷演亦長於譬喻如曰堯之比屋可封不有四凶乎紂之比屋可誅不有三仁乎以其大而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斯言蓋得之矣不寧惟是孟子言必及仁義公之治邑民懷其惠臨難不求苟免仁之至義之盡可謂善學孟子者矣克齋林公稱爲吾閩千載不朽之士豈吾欺哉咸淳癸酉上春莆田劉希仁書

續孟二卷唐林公愼思所作其書列於唐藝文志宋崇文總目夫以孟子才號亞聖書次六經自司馬遷揚雄韓愈之徒尊信篤好以爲大有功於聖門至司馬光李覯乃著書譏毀學者固自有次第哉二書免於世俗之見亦幸矣夫然二書文深義觕詩切反覆不悖於聖人之道誠有補於世教也公字虔中福州長樂人兄弟五人同讀書於稠巖山之石室公中咸通十年第又中宏詞拔萃科賜其鄉曰光仕里曰大宏由祕書省校書郎至尚書水部郎中黃巢犯長安罵賊而死蓋賢者也其幾世孫崇萬來京師求予序之崇萬今爲浮圖氏云

延祐改元四月晦程鉅夫序

堯舜周孔之道至孟軻斬焉不傳仲蒙子作書續孟此

其自任者豈淺淺也然生値唐亂官不過令長才志不見知於時斥罵逆巢抗首白刃孟氏可作顧不謂之豪傑大丈夫哉所恨事不藏史徒得故老傳說四五百年不休續孟仲蒙子卷目雖具藝文志今世所傳者殆放失其本眞矣史書果可盡信哉可傳者不錄所錄者又將泯泯而無傳仲蒙子何爲其生死不遇也哉元統二年南康曹侯明源來宰長樂始訪其子孫於猺巖之野爲之築室立祠表其大節而暴之天下耳目是不惟以昭忠烈正人倫亦使時俗知爲善之可願雖掩抑百年猶遇仁賢君子以傳其名也余既悲仲蒙之志又嘉曹侯之爲政能有所建明故爲之敍贊以見有善者名無不聞而循吏之化民成俗固自有道也贊曰唐室不競以利稗政上替下陵用勦民命維閩仲蒙抗志續孟昌言仁義以藥時病不能者天出宰萬年巢賊稱帝萬乘南還百僚鼠竄比肩從叛一人抗節羣醜駭亂蒙死則那偷生幾何較其短長得喪孰多大旣殞身遑恤厥名紀錄失官惟國無人邑老相傳彌遠彌在將五百年始遇賢宰賢宰爲誰明源曹公美俗旌賢不泥簿文躬駕

之野訪求後昆樹祠學官風於四遠匪私仲蒙忠義是勸禍巖之陰青青楓林胡晦於昔而白於今我師子輿好善是喜勸辭巖石彰其德美三山吳鑑明之敘

孟子稱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行孟子直以聖人之徒與之不已過乎言者旣與則行者可知也仲蒙子續孟之作將以言詔天下者也余謂仲蒙方著書時未必先知其身之死於賊仲蒙旣以義死續孟雖不作可也書之存亾史之得失又焉能爲仲蒙子之有無立祠表義仲蒙亦何心之有抑人心之所以不死者其在是乎三山陳英觀敘

孟子談仁義數萬言一以正人心爲己任仲蒙子續孟其有孟氏之志乎哉然仲蒙處黃巢之亂以萬年令罵賊死官方其罵賊豈不知其必死哉義在于死而不利于苟生也質之孟氏非所謂眞知義利之辨者哉漢揚雄擬論語作法言旣而倍漢仕莽是雄非特漢罪人固聖門之罪人也卽雄而視仲蒙子豈可同日而語哉昔朱文公作通鑑綱目書雄爲新莽大夫今南康曹侯築室以祀仲蒙曹侯之心卽文公之心者也噫使天下邑

宰皆如曹之用心世道其不復古乎永陽黃堯臣跋

續孟子序

唐尚書水部郎中長樂林愼思虔中

孟子書先自其徒記言而著予所以復著者蓋以孟子久行敎化言不在其徒盡矣故演作續孟

篇目

梁大夫一　梁襄王二

樂正子三　公都子四

高子五　公孫丑六

屋廬子七　咸丘蒙八

齊宣王九　萬章十
宋臣十一　莊暴十二
彭更十三　陳臻十四

本朝歐陽脩崇文總目云續孟子二卷唐林愼思撰愼思以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伸蒙續孟子卷上　　牧菴漫士古歡堂祕冊

梁大夫一

梁大夫見孟子孟子問曰吾聞夫子敎王遠利而易以仁義有諸孟子曰然大夫曰吾家有民見凍飢於路者非其親而救之脫衣以衣之輟食以食之及已凍飢幾死是其親而不救之而何孟子曰噫是大夫從王厚利而薄仁義故也厚利率民民爭貪欲苟有獨持仁義者宜乎不得全其身矣昔楚有靳氏父子相傳以醞鴆醉人者客過其門則飲之未嘗不斃於路矣卒有孺子能哀客

而告之然後鴆十九不行焉洎靳氏怒反鴆孺子矣然而靳氏家習不仁也孺子身盜爲仁矣一身盜爲仁而罪一家習不仁其家孰容乎今大夫有仁能救民之凍飢也是謂身盜爲仁矣及己之凍餓不得人之救者豈非其家不容乎大夫苟能與王移厚利之心而在仁義移薄仁義之心而在利則上下移矣然後仁義非盜而有也欲人不容其可得乎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梁襄王二

梁襄王使人求於孟子孟子再往襄王儀服不整而見孟子孟子曰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王每見軻若此何以則民乎王曰吾以天下未定國無以安方陽陽然貯憂乎衷豈遑以威儀爲務乎孟子曰王苟能恩信來其民必先以容儀正其身夫禮存不以寒暑也暑可畏得以袒膚爲敬乎寒可懼得以縮臂爲恭乎王謂憂國未安不遑以容儀爲務何異畏暑而袒膚懼寒而縮臂邪苟王憂國旣然則大夫憂家士庶憂身亦然咸曰不遑以容儀爲務使上下無儀矣君臣父子何以則乎梁襄王瞿然曰吾敬從夫子之敎

樂正子三

樂正子見孟子曰吾國之君嘗耽酒嗜音俾俗不治克欲以治道諫之夫子何以教克孟子曰魯君耽嗜與民同之則其庶幾乎他日魯平公備尊罍之器陳金石之音樂正子曰君獨好此致魯俗不治不若與民同之則其庶幾乎平公遂召致魯民率命尊罍俱執使金石咸奏魯民大酣他日俗益不治樂正子復見孟子告之孟子曰吾昔教子諫魯君耽嗜與民同之君反若是貽民之怨豈謂與民同邪且禽必棲於木魚必泳於川使易禽於籠孰若木之安乎移魚於沼孰若川之樂乎民居魯國若禽之在木魚之在川也魯君耽嗜召民於側是猶易禽於籠移魚於沼也使民且惑且懼豈暇耽嗜而同於君乎吾所謂與民同者均役於民使民力不乏均賦於民使民用常足然後君有餘而宴樂民有餘而歌詠夫若此豈不謂與民同邪詩云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此之謂也樂正子復以是諫平公平公不悅臧倉曰克之所陳孟軻之言也曩君欲乘輿出見孟子臣嘗諫之今孟子怨君不見故教克惑君君

惡信是哉平公怒他日有人告於孟子孟子曰天富道於予魯國之君其能窮予乎

公都子四

公都子問曰吾聞諸齊人言蚔鼃所以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是夫子之謀邪孟子曰然公都子曰齊人有言曰夫子能爲蚔鼃不能自爲而何孟子曰齊人安知吾之所爲乎吾之所以疾脫蚔鼃非他也以昵王故耳汝聞齊姑之欲殺人乎嘗命其婦與焉婦有不忍從者呼鄰女爲謀而脫之然而鄰女不親於齊婦也殺人未嘗與也所以爲齊婦謀者齊婦之急也不爲己謀者於己非急也今蚔鼃誠猶齊婦也齊王面南蚔鼃面北吾未嘗與焉所以爲蚔鼃謀者於我能急邪汝信齊人言齊人安知吾之所爲乎

高子五

孟子將去齊高子曰王欲授夫子室夫子舍之而去然王意於夫子不爲不厚矣夫子或缺所以王必補之今何爲不止孟子曰吾嘗觀齊王之意也先有執雅樂之器進於王王始重之使奏而未嘗樂也後有執靡聲之

器進於王王始輕之使奏而未嘗舍也然而執雅樂之器者王雖未棄王終不能用矣是執雅樂以得罪於王也今吾以王之未棄也若受王之祿居王之室王終不能矣是媒吾身以得罪於王也不亦甚乎吾幸去何適而不遇哉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公孫丑六

孟子去齊反鄒止於晝公孫丑高子從晝人有惑於孟子曰齊王能悔過脩德日新其道鄒之民聞於路夫子何適哉孟子不憚經宿於晝高子以爲孟子信晝人之言而欲不行乃謂公孫丑曰晝人之言於夫子夫子信乎公孫丑曰諾子請問之入曰衆人之言信僞孰多孟子曰僞多曰能言天不覆地不載乎曰甚於斯言天不覆地不載是露其機而先見其僞先見其僞欲惑於人其可得乎隱其機而難知其僞欲人不惑其可得乎且設穽於野隱其機也獸不知其防則觸而入矣設僞於國隱其機也人不知其防則觸而入矣曰孰不懼邪曰君子周防其身何懼公孫丑出曰夫子不信晝人之言哉

屋廬子七

孟子適任見季子喜欲授孟子祿孟子辭而去屋廬子憮然曰連敢問昔夫子居鄒任君嘗以幣交之夫子受今之任任君復以祿授之夫子不受何也曰汝聞孔氏不疑之盜乎不疑宋人也好饋食於士士有館於孔氏者未嘗不罹其盜焉然而不疑豈眞盜邪家有無肖之氓矣不疑非好士邪反貽盜之名矣今任君待吾誠猶孔氏好士焉左右無肖非爲任君盜邪吾今罹盜之人也吾苟不去未始能報任君也適足以貽任君爲盜之名

右上卷七篇

仲蒙續孟子卷上

伸蒙續孟子卷下

咸丘蒙八

咸丘蒙問曰吾聞諸仲尼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舜瞽瞍有不父之名何也孟子曰瞽瞍不父天顯之也天生大孝於舜使化天下之人也故不生於帝裔而生於庶人不事於常父而事於瞽瞍生帝裔則身先貴也身先貴則何以育兆人乎事常父則心先安也心先安胥能成大化之節乎是以處庶人之窮以處舜則使舜無怠矣命瞽瞍之惡以化舜則使舜無怨矣然後率

知不足齋叢書

天下之爲人子者得不慕舜之行邪戒天下之爲人父者得不懲瞽瞍之惡邪所以舜有大孝之名由瞽瞍化之瞽瞍有不父之名由天顯之

齊宣王九

齊宣王問孟子曰吾欲任忠去邪用衍其當唯左右前後賢不肖孰辨邪孟子曰用之而已矣王曰惡知可用而用乎曰王誠不見所以用也夫材旣伐矣離於山谷處於庭廡久則圬墁以封苔蘚以周目之於外誠不分其松櫟也在斧以劚之斤以斲之索其內然後辨矣賢不肖在王之左右誠久矣進退以恭言容以莊目之於外誠不分其賢不肖也在祿以誘之勢以處之索其內然後辨矣王苟不用則賢不肖何以別乎

萬章十

萬章問曰夫子所謂禹稷顏回同[illegible]然則禹以治水之功著使回易禹其能治水乎稷以播種之功著使回易稷其能播種乎孟子曰惡是何言與夫山者狩水者漁皆捕於物也善捕於物使狩反於水必能爲漁焉漁反於山必能爲狩焉禹稷居平世而顯其

功非山者狩乎顏回居亂世而守其道非水者漁乎苟禹稷游於孔門名不後於四科必矣其與狩者反於水漁者反於山何以異乎

宋臣十一

孟子問宋臣曰子之王於民何如曰撫之曰何以撫耶曰民未及勤則開廩以賑之不使民歉也民未及寒則散帛以給之不使民寒也孟子曰吁子之王曾不若嘗民也子知魯民善教子取薪乎南山百里有薪也北園百步有薪也命子曰汝採薪欲山乎園乎其子曰園近易採諸園魯民曰汝勿以近爲易而採也勿以遠爲難而不採也且近是我家之薪遠是天下之薪也我家之薪人不敢採之以天下之薪盡則我家之薪存焉天下之薪汝胡不先採之以我家之薪盡則天下之薪何有哉子之王於民猶此也民有耕織猶南山有薪不待取其耕織而賑之給之是知魯民教子乎以恩樂於民不知民樂爲惰民惰則何取乎

莊暴十二

莊暴問孟子曰鯀遭舜殛禹受舜禪其爲孝乎孟子曰

禹之孝在乎天下不在乎一家也夫鯀遭舜殛公也禹受舜禪亦公也舜不以禹德可立而不殛鯀是無私於禹也禹不以父讐可報而不受禪是無私於舜也且舜哀天下之民於墊溺也命禹治之禹能不私一家之讐而出天下之患也此非禹之孝在乎天下而不在乎一家乎苟私一家之讐而忘天下之患則何以爲禹之孝故孔子曰禹吾無閒然矣其是之謂乎

彭更十三

孟子居休歎曰天富吾道不使齊王用吾豈吾之過歟彭更曰夫子何爲急急乎且善醫者不自造他戶必待嫌而後行善相者不自俟他顏必待求而後動自造他戶雖善醫人不得不疑自俟他顏雖善相人不得不賤矣今夫子不爲齊王用豈不由自造自俟而使疑且賤乎孟子曰噫汝之言蔽矣夫路有寇盜造於夜而不止者將入寇盜之境非有仁人導而出之不能免其害矣今齊王昏昧若迷於夜也寇盜之害將生亂亡無日矣吾非不仁之人安能忍其害生不導之而出邪所以急急乎齊王豈以求用爲必哉然而王不用吾所導是以

歟也詎同醫相之心而饒其利乎

陳臻十四

陳臻問曰堯有天下皆謂比屋可封然而四凶在庭亦可封邪紂有天下皆謂比屋可誅然而三仁在側亦可誅邪孟子曰以其大而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也堯之仁也化天下皆如堯之仁矣不以四凶不可封而廢天下可封也紂之戾也化天下皆如紂之戾矣不以三仁不可誅而廢天下可誅也且舉目于洪海必曰水瀰天矣雖旁有洲島豈能廢瀰天之言乎馳心于巨岳必曰勢接霄漢矣雖上隔空虛豈能廢接霄漢之言乎比屋可封若洪海瀰天也四凶猶洲島矣遥望瀰天孰計洲島邪比屋可誅若巨岳接霄漢也三仁猶虛空矣仰見霄漢孰計虛空邪所謂以其大而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不亦昭昭歟

右下卷七篇

仲蒙續孟子卷下

仲蒙子

澤國紀三篇

上篇五章

中篇三章

下篇二章

時喻二篇

上篇八章

下篇八章

本朝王堯臣歐陽脩上崇文總目儒家述伸蒙子三卷

唐林愼思譔愼思咸通中廣文進士採前世君臣事迹

設爲問荅以辨治亂之道序云書成而筮得蒙之觀因以號其書云

仲蒙子序

予沽名未售退棲槐里舊著儒範七篇辭艱理僻不爲時人所知復研精覃思一日齋沐禱心靈是宵夢有異焉明日召蓍祝之得蒙䷃之觀䷓曰仲蒙入觀通明之象也因感而有所述焉自號仲蒙子嘗與二三子辯論興亾數陳古今也或引事以明理或摘才以潤辭錄近萬言編成上中下三卷槐里辯三篇象三才敘天地人之事中卷澤國紀三篇象三辰敘君臣人之事下卷時喻二篇象二敎敘文武之事焉予所以周公仲尼

之道所言堯舜禹湯文武之行事也如有用我者吾言其施吾學其行乎揚雄謂後世有揚子雲當知吾太元安知後世不有林虔中者出吾言迂乎哉大唐咸通六年二月四日長樂林愼思虔中自序

篇目

槐里辯三篇

上篇五章

中篇四章

下篇五章

伸蒙子卷上

唐尚書水部郎中長樂林愼思虔中

槐里辯三篇

上篇凡五章

彰變　辨治　喻民　演喻

較功

彰變

賞罰喩妖祥　興衰喩良暴

宇祿先生問王道興衰由天之歷數有諸伸蒙子曰非天也人也日星有妖祥天所示也不使妖見唐虞祥呈

幽厲豈非天職興衰不亂亦妖祥均邪曰里有良吏暴吏損益於民也不由牧政之心焉然則政之不亂也不使罰及忠信賞歸苛酷矣是賞罰均於政也而良暴豈由於政哉是興衰係乎君人猶良暴係乎里吏則天示妖祥顧非均於賞罰邪豈使妖見唐虞祥呈幽厲歟則知化妖祥者由乎天變興衰者由乎人故曰非天也人也

辨治 治大易治小難

㟁嶽先生曰治千乘之國與十室之邑孰難伸蒙子曰易曰何以然哉曰治大以智治小以力智役衆人力窮一身然則勞衆孰與勞己之難乎夫工於材也有繩墨焉有斧斤焉繩墨以[illegible]也斧斤以力也而繩墨豈不易于運斤斧之勞乎[illegible]諛猶可移斤斧諛其可移哉治國施教令非[illegible]非治邑承教令非運斤斧邪則治國孰與於治邑之勞乎

喻民 古今化民難易

㟁嶽先生曰古民難化於今民乎伸蒙子曰今人易化曰古民性朴今民性詐安得詐易於朴邪曰朴止也詐

流也止猶土也流猶水也水可決使東西乎土可決使東西乎且嬰兒未有知也性無朴乎卝兒已有知也性無詐乎聖人養天下之民猶養兒也則古民嬰然未有知也今民卝然已有知也化已有知孰與化未有知之難乎

演喻

岦巖先生曰子謂今民易化何唐堯獨彰於古邪伸蒙子曰吾所謂古民難化性止猶土也土不移移則墝埆生矣今民易化性猶水也水可導導則源清矣是以古之民雖唐堯在上終不能化頑嚚使有知今之民有堯之化孰有頑嚚之難化乎故曰今民易化也

較功

岦巖先生曰吾聞昔者嬴噬六國劉翦一項較其功孰難伸蒙子曰嬴難曰六國誤於儀秦之辯嬴因其敝而取之奚其難曰吾聞秦原有鹿獵師不能獲焉一旦猛虎殺而棄之然後獵師爭而取之矣且殺之者生鹿也爭之者死鹿也嬴噬六國是虎殺生鹿劉翦一項是獵師爭死鹿也與其得死鹿於劉孰若得生鹿於嬴之難

乎然羸不二世而劉四百年得生鹿之虎又孰如得死
鹿之獵師乎

中篇凡四章

演聖　喻時　全明　遷善

演聖

御道先生問仲尼不得封楚不患無土乎仲蒙子曰仲尼得於楚不爲有土失於楚不爲無土何則鰌居之水鯤不可止也鷽巢之林鵬不可棲也故仲尼無土於一時有土於萬代也且生遇無道則天下猶小不容仲尼也矧一楚國何益乎苟生遇有道則陋巷非隘可封仲尼也雖百楚國何及乎所以仲尼之道高大無窮焉亙萬代而乃容非一時之能容矣苟以一時封楚是鯤止鰌水鵬棲鷽林旣莫能容也孰爲有土乎所以亙萬代而乃容果遇有道而封也孰爲無土乎故儒行曰儒有不所土地立禮義以爲土地則知仲尼不得封楚不患無土明矣

喻時

御道先生曰仲尼登泰山小天下其然乎仲蒙子曰然

山天覆無窮惡謂小邪曰以時觀之而小也夫越巨川遇昏瞑之時望十里之岸如在數步之中是豈川之隘乎蓋昏瞑觀之而然也仲尼生於周末歷聘七十國莫能容者非天下昏瞑乎天下昏瞑觀之而小不亦宜哉若使仲尼生於陶唐之代則君如日也天下皆晝也天下惡得而小哉故曰以時觀之而小矣

全明

御道先生曰吾聞仲尼日月也伐木於宋削跡於衛有損於明乎伸蒙子曰何損哉夫盜者習於昏黑也見明則惡之蓋不利其盜矣宋衞是習昏黑者也見仲尼則惡之蓋不利宋衞之盜矣盜自盜也日月仲尼何損哉曰歷聘無用於天下有損於明乎曰何損哉夫人之寐也見明則避之所以不用日月也是時天下諸侯皆寐見仲尼則避之所以不用仲尼矣寐自寐也日月仲尼何損之有

遷善

御道先生曰吾聞伊尹放太甲於桐宮有諸伸蒙子曰於書有之曰臣放君忠乎曰太甲始立不肖伊尹放之

可也曰桀紂不肖龍逢比干惡不放歟曰桀紂大不肖也安能放哉曰吾聞狸能捕鼠不能捕狗則伊尹其捕鼠邪伸蒙子莞爾而笑曰先生聞良馬有害人者乎良御必能維縶以馴伏其性也聞猛虎有噉人者乎武士安能囚拘以馴伏其性邪太甲不肖猶良馬也伊尹則可維縶以遷於善也桀紂不肖猶猛虎也龍逢比干豈可囚拘以遷於善乎洳道先生釋然曰誠哉吾子可謂知言矣

下篇凡五章

明化　廣賢　較仁　持危

利用

明化 隨其才性而化

硃砭先生問人之善惡能化而遷乎伸蒙子曰遷矣曰性有剛柔天然也猶火可遷於水邪曰善不在柔惡不在剛也火能炮燔亦能爲災水能潤澤亦能爲沴及其遷也化災爲炮燔化沴爲潤澤豈在化火爲水乎人之善惡隨化而遷也必能反善爲惡反惡爲善矣孟母正己以化於孟軻及其遷也非反惡爲善邪齊桓大功而

化於賢刁及其遷也非反善爲惡邪所謂人之善惡隨化而遷不亦明乎

廣賢

硃砭先生曰周公吐哺以急賢然未聞賢肖周公何爲急邪伸蒙子曰周公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不在肖周公而急之也若必肖周公而方急之則無賢可急何以要四方之心乎夫賈者積金市物閧驚者之聲則必蹶然而近之雖物不合賈者亦償金而取焉所以不阻四方之物也不阻四方之物則四方之物必繦焉周公設禮以待士聞有士之名則必欣然而迎之雖士不及周公亦下禮而接焉所以不阻四方之士也不阻四方之士則四方之心歸焉則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也豈有肖周公而後急之邪

較仁

硃砭先生曰善治天下與善治國者其語大則曰堯仁如天周德至矣然稽其勤治之心昌及於勛邪伸蒙子曰論其位則勛崇較其仁則昌至先生蹶然曰昌民得及勛民之樂歟曰勛民雖樂不及昌民喜也曰噫昌之

時辛方縱毒天下之民皆罹其苦遇昌德化猶酷父之子其伯叔私撫焉當是時辛其偷生亦憂且懼矣寧謂喜邪勖之時水不爲沴天下之民皆忘其咨又遇勖仁化猶沃壤之苗而甘澤復加焉當是時生意滋茂泰且樂矣寧無喜邪曰先生聞齊相養士三千乎聞晉臣飯桑下餓人乎饑困而得食與食厭而得魚孰急乎五帝之民以時治爲常遇勖之仁豈非食厭而得魚歟商末之民以時亂爲常遇昌之德豈非饑困而得食歟故謂勖民雖樂不及昌民喜也亦明矣

揭危 四皓立嫡

硃砣先生曰四皓遁迹避時名高後代酌其傲君而處私賂而出非罪人邪伸蒙子曰正天下也何罪之有曰徇呂氏以矯高祖是躡邪徑而背直道何反謂正哉曰用邪扶正也且大厦之欹也必欹其木以扶之然後正矣方高祖欲廢嫡立庶太子勢摇羣臣心動是時天下政柄將失所恃四皓心是危急可以正之惡能忍其危哉所以徇呂后謀從孝惠出是謂用邪扶正不甚至歟苟爲不然則從其廢嫡立庶戚氏得以惑亂一人侮蔑

萬樞欲漢室不危難矣又安得傳其後嗣哉則知四皓始而處者非傲君也爵天爵矣終而出者非私賂也正天下矣

利用恩刑

⿰石求⿰石己先生曰治民之用恩刑恩刑之利孰最仲蒙子曰刑最曰刑施而民怨其利邪恩施而民悅其不利邪曰恩施於民民既民矣刑施於民民不民矣且民既民恩不加民自化也民不民刑不加民誰禦哉譬處家而治羣下焉下之良者雖恩賞不至且未失於良矣下之惡者苟刑賞不及孰可制其惡哉是知治民用刑爲最

⿱山千巖本注槐里有千巖先生始隱嵩山獨懷古節不徇時態嘗語人曰吾逢有道則出無道則隱今遇聖代吾不能遁遂出以干祿爲字然而棲遲法度進退容儀未嘗忘山故字從山

⿰氵知道本注槐里有知道先生自謂進退有時吾不妄動是以自謂知道蓋有樂水之癖凡居處視聽以泉源池沼爲樂故字從水表德也

⿰石求⿰石己本注槐里有求己先生陋巷困窮學道無倦嘗曰莫邪器成不磨礪其刃安能割犀截鐵君子晦迹不磨礪其道安能顯揚故號求己先生字從石

伸蒙子卷上

伸蒙子卷中

唐尚書水部郎中長樂林慎思虔中

澤國紀三篇

上篇凡五章

辯刑　合天　去亂　鏡旨

鑒旨

辯刑

殘畋先生曰有道之君刑孰峻於無道之君乎伸蒙子曰有道之君刑峻曰何不聞堯舜暴虐桀紂寬仁乎曰

水火不暴於狠虎也然水火之爲峻也必能滔涌天地焚燎山川而人不蹈也狠虎之爲峻也止於呀風吼霧噬獸啗人矣豈及水火之大歟所以水火仁於人而人賴之不見其峻也狠虎害於人而人畏之故見其峻也有道之君猶水火然無道之君猶狠虎然狠虎不及水火之大豈不明乎

合天　儒道萬世不泯

弢晈先生曰秦人焚書坑儒以愚黔首意其帝萬世矣而亾不旋踵何邪伸蒙子曰天亾之也吾聞順天者存逆天者亾天生羲農黃帝堯舜爲道之宗又生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爲道之主其言式萬代其政訓百王譬日月不可揜山川不可遷也秦人婣焚先王絕棄禮法悉舉而燔之使天下之人橫目蚩蚩無知識無防範是日月晦蝕山川崩裂天怒人怨有滅亾之形而秦不知也一夫呼七廟隳秦焚書是自焚矣秦坑儒是自坑矣世未有合天而亾逆天而存者也故曰秦之亾天也

去亂

弢晈先生曰秦棄仁義鞭笞天下爲後代所醜何其烈

歟伸蒙子曰天俾秦然所以甚其罪而去天下之亂也當六國相強二周皆弱此時已亾仁義惟尙戰爭故天下大亂不一其主也天禪秦并而一之又不能守故天下復一於漢所以去天下之亂也曰秦曷不尙仁義以守之歟曰仁義者秦人之所諱也秦以山西之習起而馳驅中原惟知干戈弓矢之爲利也惡識仁義哉天厭六國之亂而使秦并之天又厭秦之亂而漢得之南方有蚖縱毒於路而里人惟養鴆以吞之秦之亾六國是鴆之吞蚖也北方有虎食人與獸武士設檻以殺之秦之自亾是虎之投檻也安有亂而不亾乎故曰天之俾秦然所以甚其罪而去天下之亂也

鏡旨

疎畋先生曰秦有寶鏡照入肝膽能使左右前後善不廉不忠之心者於是鏡皆有不隱若使後代帝王有是鏡也則不廉不忠之人得肆於左右前後邪伸蒙子曰不然是鏡也於秦爲、不忠甚矣斯由之父子高樂之翁壻哀凶鞠頑懷諼飾詐朝夕出入於宮庭之內其爲不廉不忠孰甚焉而是鏡曾不能照其姦僞之一毫則是

亾鏡也又何以取於後代乎秦尙法律焚詩書肆虐於人上危亾之不暇矣況乎賊盜阻山義兵四起天下族誅以亾秦而是鏡且不能照之其爲不忠莫甚焉秦負鏡哉鏡負秦哉

鑒旨

殘吱先生曰三代衰亾垂鑒千古何後代有踵其亾哉伸蒙子曰三代之季鑒於有道不鑒於無道也且居起欲奢鑒之而反儉威刑於暴鑒之而反仁畋游欲縱鑒之而反禮聲色欲荒鑒之而反德其猶鑒治國之政而成有道之基矣反是猶盜賊之類晝觀刑戮於市鼻行誅劫於衢豈刑戮能使之鑒邪蓋盜賊之心不可移也雖知夕必禍身而朝且殺人矣是謂三代之季鑒於有道不鑒於無道也

中篇凡三章

演忠　明諫　辨惑

演忠

耞穗子曰比干何如臣乎伸蒙子曰忠也曰比干諫不止致辛有否賢之罪名落千古而爲後代之所醜斯實

陷君於不義惡爲忠乎曰辛爲君塗炭生民是時天下之心皆欲亾商興周蓋商之朝猶有賢人賢人存則商不亾商未亾爲天下僇是以比干知存無益故力諫就死惡不爲忠乎曰知存無益胡不逃去逃去則商無賢人無賢人則辛自亾矣惡有剖賢人之罪爲千古醜歟曰苟使逃去則無忠臣死諫之名垂於後代也矧比干非不知辛禍胎已長勢不可止蓋不忍不止則竭忠諫之諫之不聽亦欲垂明鏡於後代則辛有剖賢人之罪得無鑒戒於後代邪是以比干之忠不獨忠於一時而

亦忠於後代矣

明諫

𥞊𥡴子曰夷齊諫周武欲存商紂其爲義乎伸蒙子曰然曰商紂肆湯火之威下民㥫煎熬之痛周武不忍而伐之是時天下咸欲速兵救世何夷齊獨諫周武之伐存商紂之暴而爲義乎曰夷齊之諫不獨吐一時之忠抑垂千古之戒也且人皆曰紂可伐也獨夷齊不以爲然者其意不亦深乎故諫不貴納於一時之周武而貴納於後代之諸侯不貴存於一時之商紂而貴存於後

代之王室知後代王室必有肖商紂之暴後代諸侯必有智周武之志故損身諷諫用譏後代伐君者恐中損身之譏無生易國之志此非夷齊之意深乎若謂止周武繼商紂爲心是不能立昭代之謀救下民之難而遁跡餓死眞曰愚矣後聖曷稱爲賢哉蓋立謀救難不乏其臣所以去之將持終身之仁用全諷諫之道故有知者謂之仁義不其然乎迨後幽厲有商紂之暴不爲諸侯易其國是恐中損身之譏也故得周室不翅於卜數非由夷齊忠諫所致哉糾穩子釋然曰夷齊之意深矣有效夷齊者惟知慕夷齊去周之名豈知懷夷齊全周之義乎

辯惑

糾穩子曰吾聞君子不惑小人多惑有諸伸蒙子曰人無不惑蓋君子知其所惑而不惑矣小人不知其所惑而惑矣曰吾聞古之帝王蓄貨財淫酒色未有不亾國喪身矣所以桀紂幽厲皆由是也剔臣民士庶由是而亾家喪身多矣得不爲惑歟曰是不知其所惑矣而惑遂至喪亾焉設使君如堯舜臣如夷齊士如顏閔前設

糟丘酒池之樂後陳鹿臺銅山之貨左右列妲己褒姒之容安能亂堯舜之德汚夷齊之風染顏閔之行而至喪亾乎椈穗子蝟然痯曰誠哉人無不惑在知與不知耳

下篇凡二章

分賢　彰明

分賢

甗埶子曰陶朱公何如人乎仲蒙子曰賢也曰中男殺人不命長男持金如楚誠知其無用之矣然而長男竟將以行會無敎訓之言迨及其反則笑曰吾知必殺其弟矣是事往後言惡得賢邪曰人性勇怯非敎導能移也且雷霆倏閃聲騰百里則勇者神不搖怯者眼先慄當是時也人非神之不欲搖知其怯何陶朱公知長男悋棄財之性不可移也所以不命其行及其行也豈可敎導以移其悋哉曰然則安得不奪其行邪曰苟奪其行則先見自殺其子也先自殺其子之名則不見棄財之性又安能明陶朱公不命其子之心乎所以陶朱公之賢由是而分矣

彰明

甗甕子曰吾聞子夏哭子喪明有諸伸蒙子曰喪明而明益彰矣曰喪而益彰何如曰子夏之道至於四科垂於千古而哭其子喪其明書於禮曰吾過矣則千古之人見之孰不以子夏哭子喪明而鑒哉能正天下之爲人父者乎所以喪明明於古人非明益彰邪

戕蚑本注澤國有宏文先生當時兵寇人皆負戈甲獨子嗜文或曰方事甲戈安能用宏文對曰吾以宏文爲戈甲故字从戈甲

勑𢡟本注澤國有茹愚子生於田家家本農業獨子捨農而務學慕顔淵德行遂名如愚親族譏其念本乃曰吾張耒耜於教學有無可待矣故名字从耒文也

甑甈本注澤國有虛乳子家居山中慕黄老方外之術鍊形息氣恬淡無爲師仙人虛乳脩眞之法而又自隱於陶故字皆从瓦

伸蒙子卷中

伸蒙子卷下

唐尚書水部郎中長樂林慎思虔中

時喻二篇

上篇凡八章

明性　刺昏　顯防　伺難
治難　審類　遠化　譏惑

明性

韶夏之聲人非不知可敬而不能嗜也鄭衛之聲人非不知可去而不能捨也何哉可敬者禮節也禮則難行

故人不能嗜矣可去者非禮也非禮易惑故人不能捨矣是以演先王之教不得人之樂者教難行也吐倡優之辭皆得人之喜者辭易惑也惡有聖徒能秉其心者復易惑而難行哉

刺奢

一樹之花人爭晒焉一株之棘人爭忌焉且人皆愛花之鮮妍不知鮮妍能誘人爲驕奢之患矣人皆忌棘之傷害不知傷害能誡人行正直之路矣嗚呼驕奢事極則花爲禍人之根者也正直路存則棘爲利人之本者也而人不知忌於花而忌於棘噫其惑人也久矣

顯防

居暗室而望明庭者雖隔簾幙而妍醜亦辨矣居明庭而視暗室者雖去簾幙而美惡不分矣故君子居其顯進退不違規矩也脫有一失則庸昧者皆見而譏矣小人處其昧動作皆爲非僻也曾無一是雖尊顯者誰見而誅是以古之聖賢立道先顯爲後代所瞻矚使無一失者得不由防其譏之邪

同難

舟行防覆溺之患伺無風波則越重溟如池沼矣車行防虜掠之患伺無寇盜則踰脩嶺如康莊矣君子行其道則先防惡人伺其善則交之豈知有行善而蓄惡者難伺甚於風波寇盜乎及中路罹其謗讒則何啻於舟車之遇溺掠邪

治難

習幻惑之徒蓄其異術每一呼吸皆能變寒爲暑變正爲非矣習焚鍊之徒蓄其神方每一施用皆能變石爲金變土爲銀矣然外物榮枯貴賤猶能變之而已身榮枯貴賤不能變之何邪信知治外物之易而治己身之難也今有人行交行忠信之道能言於人而不能行於己與夫習幻惑焚鍊之徒何如是知巧婦之手不能飾醜爲容壯夫之力不能拔賤爲貴

審類

負樵蘇者日跨崇巔不告吾勞矣乘騏驥者一涉脩途則吾倦矣何哉非負樵者不勞而不告也告之無聽於人焉乘馬者一倦而吁則吁有聞於人焉是以處上位者不見下民之艱一有不快其心者則吁聞於天下矣

噫豈知下民終日勞心而無告於上乎

遠化

日月之照孰曰偏邪而瞽者不被日月矣雷霆之震孰曰隱邪而聵者不戴雷霆矣聖人以恩信臨人豈得昧於天下乎蓋習叛者瞽於恩信也刑法示人豈得默於天下乎蓋習盜者聵於刑法也嗚呼恩信非不溥刑法非不大而叛民盜吏瞽聵於下豈恩信刑法能化乎

識惑

絲蟲常絲也絆人之身孰曰喜邪梟鳥常舌也鳴人之面孰曰怪邪以其爲喜未聞歸福於亂以其爲怪未聞降禍於德是豈蟲鳥之動有徵邪蓋爲小人觀聽不能無惑耳則知妖容露於人人皆愛也豈知絆人之心爲疾乎嗔語示於人人皆惡也豈知鳴人之過爲誡乎

下篇凡八章

由天　警惑　辨功　愼名

指常　指公　諷失　書誤

由天

趙女有巧飾容者越女見之謂傾國之態難移矣豈知

習之而反自勝邪郢人有善調歌者巴人聞之謂貫珠之音可奪矣豈知習之而反不及邪且顏容喉舌天然也姸醜淸濁豈有同乎蓋以齊莊運動不得無師矣仲尼昔師於老氏豈後設其敎則大於老氏焉是師其齊莊也姸醜豈由於老氏乎韓非李斯昔師於荀卿也後行其道則反於荀卿焉是師其運動也淸濁豈由於荀卿乎若使人有能否可褒責其師也則姸醜淸濁亦可移於人不由天矣

警惑

投數爭輸贏一有勝之者則呵而怒矣卜有不善者則慄而懼矣投之卜之皆我爲也而數與聲豈有情於我乎夫區區於名利之途者朝出暮入投一章卜一句宜爲人所知矣及其不知也則或憤或戚焉噫殊不知自爲之也豈知知道之人而無憤無戚邪

辨功

傭治粟者雖役力求精曾不得其賞焉傭治膳者雖不勞力自精亦先得其賞焉矧治粟功至僅免於誅也治膳功至又加其賞焉何則治粟猶四方外臣也治膳猶

左右內臣也外不及內而然也噫使明目達聰鑒難易於內外而賞罰豈有謬加者乎

慎名

終身爲善而善未必聞卒有一惡歸之則爲善之名敗矣終身爲惡而惡不可揜卒有一善歸之則爲惡之名弭矣鯀之職非不專也一旦功不至反戾其職矣管仲之謀非不僭也一旦功既霸反高其謀也嗚呼服玩之器重於千金也忽壞則棄糞壤焉稗草之叢蔓於封蘭也忽食則同穀粟焉

指常

啗官之膳以膳爲常雖疊歲飯之而心無荷焉啗人之饌以饌爲異雖一旦飯之而心長感焉人在治代則以聚樂爲常也疊歲受唐虞之化孰有荷乎人在亂代則以聚樂爲異也一旦被湯武之德孰無感乎嗟夫徒知感異恩於一旦豈知荷常德於 歲邪

指公

郡起虎狼之暴雖隔他郡聞之亦咸有懼心也地產珠玉之珍雖隔異地聞之亦咸有嗜心也一有能殺虎狼

者衆聞之莫不喜一有能得珠玉者衆聞之莫不嫉蓋
殺者去衆害公其利也得者奪衆好私其利也且人必
皆知喜公而嫉私也使能得是公去是私而與衆人喜
而不嫉者幾人乎

諷失

設穽於路用去害焉害未及去而人過之反爲害矣稅
金於市用化利焉利未及化而人叛之反失利矣且養
其卒非捕民之寇盜邪寇盜未必由卒捕也而先盡民
之父子焉絛其吏非勸民之農桑邪農桑未必由吏勸
也而先奪民之粟帛焉斯不亦用去害而爲害化利而
失利歟嗚呼韓非說難嵇康養生亦幾於是矣

書誤

鑿井於路傍用濟路人之渴一有墮之者則罪鑿井焉
立署於河側用榷商賈之利一有免之者則反德立署
焉然鑿井至仁而反不仁立署至不仁而反仁邪所反
者皆誤而然也是以力仁之人苟防其誤則不得其仁
矣力不仁之人不防其誤則不全其、 矣嗚呼吾見
今爲不仁但多防誤者矣孰見今爲仁有不防誤者邪

伸蒙子卷下

唐水部郎中伸蒙子林子家傳

十三世孫通直郎致仕水撰次

伸蒙子姓林氏諱慎思字虔中福州長樂人也少倜儻有大志力學好脩與昆仲五人築室讀書稠巖山中咸通五年首薦禮部不第退居槐里命蓍禱心得蒙䷃之觀䷓曰伸蒙入觀通明之象也遂以伸蒙子自名著書上中下三卷上卷槐里辨三篇象三才敘天地人之事中卷澤國紀三篇象三辰敘君臣人之事下卷時喻二篇象二敎敘文武之事指喻明切自成一家言又

以公孫丑萬章記孟子之言不能盡其師意作續孟子二卷凡十四篇咸通十年王凝侍郎下歸仁紹牓中進士第十一年高實侍郎下再試中宏詞拔萃魁敕改所居崇賢鄉欽平里爲芳桂鄉大宏里以表之授祕書省校書郎興平尉在官舉案如法豪右憚其威令尋除尚書水部郎中守萬年縣令賜緋治邑有最聲民懷其惠屬軍興科斂百出他邑皆事嚴束鞭笞肆行人不堪命獨萬年行之以寬大吏數督趣且怵以危法毅然不爲動民力用紓大吏亦心服不敢按發會黃巢寇長安遁

以僞官不受開道興元賊追及之卒不屈罵賊不絕口而死及巢敗諸子奉其喪歸葬於昌化鄉渡橋大墓山所著二書及外篇宏詞五篇儒範七篇皆藏於家世莫傳焉今稠巖讀書石室遺址尚存按歐陽文忠公撰唐藝文志載仲蒙子三卷及上崇文總目又載續孟子二卷近世莆陽鄭夾漈先生通志藝文略亦載此二書克齋林公執善銘蔣居士墓其言仲蒙死節不屈之事且述閩中記所載爲據且稱之爲吾閩千載不朽之高士獨以世遠言湮後生晚輩未識其書不知前輩典刑故

敘次其概爲家傳以詒吾子孫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今覽者倘有考於斯文

仲蒙子家傳 先君茂林翁所撰次也既刊二書併以此傳附其後倘不忘 祖 父之訓君子或有取焉元復誌

右仲蒙子三卷

先祖唐安詞水部郎愼思所著書也孔氏沒諸子百家之言盈天下至於季代如皮日休隱書宋齊丘化書皆傳於世惟先仲蒙之書藏於屋壁者數百年雖一志於又再紀於

皇朝崇文總目又迸於夾漈先生通志略而學士大夫猶有未見其書者葢其不幸而不生於大歷正元之前與韓柳諸公以文章之名顯也又不幸而不生於

天聖明道之後與 周程諸賢以性命之學著也然其節不屈於當時其言可傳於來世其見錄於太史氏也尚矣元復世守 遺文日惟廢墜是懼去歲始至既刊

續孟子學宮迺者

詔下郡國采訪遺書以充

祕府 伸蒙子之書於是可以出矣復校是書三卷俾
與續孟並行嗟夫垂憲言以詒後人
伸蒙子之志遠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倘在茲乎敬書其
概以昭
聖朝右文之治歲昭陽作噩
咸淳九年正月朔奉議郎新知泉州南安縣事林元復
謹識

唐水部郎林虔中著伸蒙子三卷時咸通六年也以其
時考之方奉釋氏寵樂工躭游宴怠政事俊賚無度兵
禍未已而堂老楊收路巖輩皆以賄敗溫璋至有生不
逢時之歎 公之志何由而伸乎今三卷中姑舉其概
曰遷善則有太甲猶艮馬之喻曰鑒旨則有盜賊不可
移之類曰辨惑則有知與不知之別寧非有所感而述
歟然 公之學與言竟不見之施行所恃以傳遠者遺
書而已文忠歐公嘗言讀唐四庫書因見著書之士不
可勝數而百不一二存 公之書雖見於唐藝文志及

本朝崇文總目而猶未廣其傳　公之名孫元復分敎於莆始鋟梓於泮人始得而盡見之賢者之後雖百葉若一體今郡博士能守家法傳家學其猶荀氏之慈明魏鄭公之謩天命非爽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當有用我者則虔中之言非迂矣

咸淳癸酉上元後五日莆田劉希仁書

伸蒙子之書憒時湛思比物馳辨文驟先秦意師孟軻氏軻之書雖傳於世厥後無聞焉後伸蒙子十四世乃有賢孫元復爲吾郡廣文刻於學宮而傳之昔蒙而今觀詘於晚唐而伸於盛宋伸蒙子之占至是始驗孔子之後有鮒焉有安國焉有頴達焉孔孟之書如日月孔子不以有鮒安國頴達而後傳也孟子不以無鮒安國頴達而不傳也伸蒙子之書非廣文傳之而孰能知之李習之有言先祖有善知而不傳是不仁也廣文其仁矣乎

咸淳癸酉正月雨水後二日北山方應發敬書於二書之末

唐林慎思作伸蒙子三卷續孟子二卷崇文書目鄭漁
漈馬貴與書目俱有之即吾鄉晦其書者亦鮮矣余近
得一本於故家所藏續孟十四篇無甚高論而伸蒙子
有岢嶸洳道硃砲弦畋秵䅺戲乱等字各有解說謂不
忘山水方事戈甲起家於耒自隱於陶之意亦吾閩千
載不朽之高士也黃巢寇長安逼以僞官不受服孟氏
舍生取義之旨罵賊不屈遂遇害今稠巖讀書石室遺
址尚存夫太元擬易卒至美新伸蒙續孟終成死節百
世而下不能不爲子雲惜也萬歷辛丑夏三山後學徐

勷謹題

林慎思故居在長樂縣東二十五里兄弟五人俱登第邑大夫名其鄉曰芳桂慎思又中宏詞科名其里曰大宏墓在十四都伸蒙祠後水部次子徽亦第進士居渡橋在梯雲里明廉憲恕其裔也勷幼從平野先生學見其家譜甚詳平野名庸勳廉憲母弟也閩郡世家必首樂邑林氏云徐勷又書

右傳同里馬君渟珊本是徐興公家舊鈔按慎思之死甚烈而新舊唐書忠義傳中俱不列其名且

二書自宋人著錄外藏書家有之者亦罕爲可寶也乾隆庚子秋七月枚菴漫士吳翌鳳書